



施元辉译文精选

丑闻家族

夏堀正元 著
施元辉 译



施元辉译文精选

丑闻家族

夏堀正元 著
施元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施元辉译文精选/施元辉译. —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 2018. 3

ISBN 978-7-5550-1323-5

I. ①施… II. ①施… III. ①小说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7286 号

施元辉译文精选

施元辉 译

责任编辑 何 莉

出版发行 海峡出版发行集团

海峡文艺出版社

经 销 福建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社 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邮编 350001

发 行 部 0591—87536797

印 刷 福建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邮编 350011

厂 址 福州市福新中路 42 号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字 数 2300 千字

印 张 94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50-1323-5

定 价 50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夏堀正元（1925～1999 年），出生于北海道小樽市，曾就读早稻田大学文学部国文科；1946 年参加北海道新闻东京分社社会部工作；1954 年辞去报社，专职创作；翌年与藤原审尔、和田芳惠、户石恭一等创办杂志《小说》，并以“下山事件”为题材创作长篇小说《陷阱》，从而树立了社会派作家地位；之后创作了《青年的阶段》《海鸣之街》《北方的墓标》《燃烧的北方》《和爱告别的街》《猪和导弹》等；积极撰写社会性评论和报告文学。

序

张 炯

《施元辉译文精选》即将出版，这是我国翻译界和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施元辉是我认识多年的老朋友，也是隶籍福建福安的同乡。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知名的翻译家、散文家。他从北京外语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外交部工作，曾任我国驻日本领事并长期从事中日文化交流活动。出于对文学的爱好，他先后翻译了当代日本作家的作品十多部。其中既有儿童文学作品，更多是受到读者广泛欢迎的推理小说。他还出版过自己创作的散文集。他精选的译作共三百多万字，这次结集出版，编为十卷，可谓皇皇巨著！

中日文化交流可以追溯到汉唐，渊远而流长。特别是唐宋以后，日本曾派遣大批留学生来华，鉴真和尚携带许多书籍并率领大批工匠赴日，使中国文化得以广泛传播于日本。历代日本天皇多酷爱中国文化，也多方搜购中华书籍。所以，著名的日中友好人士白土吾夫先生曾说：“明治维新以前，日本的文化多来自中国”。而明治维新后，日本率先学习西方，自此我国也多有留学生到东瀛学习。我国新文学的兴起，大多得益于通过日本而吸取和借鉴了许多欧美等国的文学。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以及周扬、胡风等都先后去过日本，并从日文翻译了不少西方和日本的作品。

施元辉翻译多部日本儿童文学作品和推理小说应非偶然，当今我们从日本动画中就可窥见日本儿童文学的发达。儿童是

人类的未来，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对儿童精神世界的影响，已为世界各国所高度重视。日本最初的推理小说借鉴过中国明清的公案小说，后来才受到西方侦探推理小说的影响，并发展为具有深刻社会内容的小说品种。这种小说由于具有强烈的悬念，而层层推理在满足读者审美需求的同时又能培养读者的智慧，它之广受读者的欢迎是很自然的。

我国翻译外国小说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90 年代。那时译界的名人严复和林纾都是福建人。康有为曾有诗称：“译才并世数严林。”而严译学术名著，林译欧美小说。林纾先后译有外国文学作品达 180 余种，其中不乏世界名著，如《巴黎茶花女遗事》《黑奴吁天录》《块肉余生述》《撒克逊劫后英雄略》《滑铁卢血战余腥记》《迦茵小传》《鲁滨孙漂流记》《伊索寓言》等，林纾不会外语，与人合作，别人口述，他以文言译之。后来鲁迅、周作人也曾用文言译《域外小说集》。那时译家蜂起，据阿英《晚清戏剧小说目》统计，翻译小说从 1882 年至 1913 年计有 682 种，可见翻译小说之盛况，而侦探小说居然占一半以上，说明这类小说受欢迎由来已久。

施元辉翻译的日本小说也不乏名家之作，如井上靖的《红庄的悲剧》、松本清张的《跟踪》、高木彬光的《零的蜜月》、草野唯雄的《复制的脸形》、江戸川乱步的《奇面城的秘密》、森村诚一的《恶梦的设计者》等，差不多遍及日本当代推理小说的各流派。他翻译的《恶梦的设计者》《零的蜜月》等作品多次再版，并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和广播小说。此外，他还翻译出版了日本著名作家山崎丰子的名著《女人的勋章》以及日本儿童文学鼻祖小川未明的《红蜡烛与人鱼姑娘》和滨田广介的《黄金的稻穗》等多部日本儿童文学作品。他自己写过小说和散文，他的译笔忠实于原文，流畅、生动、简洁、富于色彩。严

复当年曾提出并实践译作的“信、达、雅”的要求。他在《天演论译例言》中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可以说，施元辉的译文做到了“信、达、雅”的要求。严复、林纾当年以文言来译，要做到“达”很难。而施元辉以现代汉语——白话来译，普通读者读起来是毫无障碍的。他翻译的作品曾得到著名日语翻译家文洁若女士的赞赏。

《三角案件》被认为在日本推理小说史上。一部地位不可动摇的法庭小说。是一部超级作品。它是雄踞日本文坛三杰之一的太冈升平的得意之作。作品讲述 19 岁的阿宏和少女好子相爱了，好子怀有身孕后，这一对恋人准备双双离家出走，私奔他乡定居。漂亮、放荡的初子小姐对妹妹好子和阿宏的爱恋妒火中烧，因为她也悄悄地恋慕着阿宏。当初子得知妹妹已怀有身孕并拟和阿宏私奔后便从中作梗，乃至要挟……黄昏，在荒凉的郊外山岭上，阿宏手中的利刃滴着鲜血，初子小姐横尸野外……到底是谋杀，还是自杀？……围绕这一起错综复杂的三角案件，当地司法部门进行了一系列的取证、调查和审讯。

中国和日本为一衣带水的邻邦，有过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近代以来却不幸发生过战争。今后两国如何和平共处，继续友好，这是两国有识之士和广大人民都十分关心的。我国领导人提出建设人类共同体的建议，我想，其目的就在提倡各国友好、和平共处，把我们的世界建设得更美好！这期间，加大加深各国彼此的文化交流、包括文学的交流非常重要。施元辉原是从闽东北山村走出来的子弟，被家乡人誉为福安的第一个新中国外交官、第一个文学翻译家、第一个电影出品人。他退休后还投身企业界，创办了文化交流公司，热心家乡公益事业。我希望他不要忘记文学工作，译文集的出版不是终点，而应是

新的起点，人们会期待他翻译更多的日本文学作品，帮助中国读者通过文学更多认识地日本；同时也将中国当代的优秀文学作品翻译为日文，帮助日本读者更多认识地中国，继续跟他熟悉的日本友人和作家一道为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和人民友好做出更大的贡献！

2017年2月20日于北京

（张炯是中国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原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中国作协副主席）

译者的话

我是1978年开始在外国文学翻译园地耕作的。那时，这片园地相当荒芜，因而即使在这片地上种几棵花草，也是显目的。我就是在那时开始种了那么几棵花，那么几棵草。

当年，我在日本驻华大使馆工作，有条件接触不少日本文学原著。有一天，我读了《小川未明童话选》，很快就被小川的童话所感动。尤其那篇《牛女》，写一个哑巴母亲如何舐犊情深，在她活着的时候，孤儿寡母十分贫困，母亲靠给人打短工养活儿子，后来她病死了。一天，人们发现在她小儿子居住的上空总有一片就如母亲似的云彩，注视着他。一年又一年，这片母亲似的云彩总缠绕在儿子头上。若干年后，儿子离开家乡去了远方，云彩终于消失。有天夜里，人们看到这位母亲在村里呼喊他的儿子……从小失去母亲的我，极易被此类充满母爱的文章所感动，读罢该文，竟不禁落下眼泪，当即将这篇文章及书中其他童话译成中文童话集《红蜡烛和人鱼姑娘》。后来，经我同学的校友刘松友和卢腾联系介绍，该童话集由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之后我又翻译了日本三大童话作家中另两位浜田广介和坪田让治的童话作品。从此，我开始日本文学的翻译之路。上述童话多为儿童刊物所采用，尤其是《红蜡烛和人鱼姑娘》中有不少被选进《最美世界儿童文学读本》。

紧接着，我又开始翻译并研究日本人所喜欢的推理小说。那时候中国文学界对推理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存在偏见，这方面

的书籍并不多见。其实我重点翻译的社会推理小说具有相当高的文学性和深刻的社会意义，并揉入浓烈的趣味性。不得不承认我的第一部日本推理小说《零的蜜月》很受读者欢迎。该小说在我的家乡福建省福安县印刷了 22 万册，于当地风靡一时，在全国销售一空。

我翻译的另一部森村诚一的《恶梦的设计者》，是一部描写为巨额财产继承权而激烈残酷搏斗的故事。该书情节生动，起伏跌宕，描写细腻深刻，当年由多家出版社分别出版，被不少刊物连载并被改编成连环画，总印数达一百多万册，还被改编为电影和电视剧本。后来我在日本使领馆工作，发现这部小说被外交部列为送往驻外使领馆的读物。有意思的是，在“万元户”时代，这部译作使我挣得两万元的稿费。时过境迁，这在现在是不可思议的事。在翻译近推理小说的同时，我也翻译所谓纯文学作品，如日本著名女作家山崎丰子的《女人的勋章》、夏堀正元的《丑闻家族》。《女人的勋章》这部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出版之后，得到著名日本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文洁若等专家的好评。

20 世纪八十年代初，书籍是人们精神的主要食粮，各出版社和杂志争相出版人们所喜爱的作品，而日本推理小说则是他们的较佳选择。于是那几年群众出版社、法律出版社、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黑龙江出版社等以及《啄木鸟》等杂志社常向我约稿，以至于我忙得不亦乐乎，我将业余时间皆用于翻译中。当年那些编辑们都成了我的好朋友，如当时福建海峡文艺出版社的社长杨云、编辑张明辉、李锦炎、陈金水，黑龙江省出版社的王润生、吉林出版社的陈杰以及北京的李迪、李庆宇、王咏红等。有趣的是，那时我用外汇券在国际俱乐部或外交人员酒家请他们一顿，他们会感到这算是对他们最大的谢意了。

1987年5月，我要去国外工作，向他们告别时，他们皆表示遗憾，说：“你可要快点回国，耕你那一亩三分地啊。”

虽然没有版权税，彼时的日本作家也都十分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介绍给中国读者。受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多次接见的山崎丰子女士收到我的译作《女人的勋章》后十分高兴，附感谢信一封和《女人的勋章》原著一本送我。1984年6月15日我收到《零的蜜月》《检察官雾岛三郎》的作者高木彬光那充满热情的信，“我为我的小说能够在辽阔的中国拥有读者，感到由衷的高兴和荣幸。”他在信中这样说。顺便说一下，号为日本推理小说界五虎将之一的高木先生竟是一个瘫痪病人，他凭着惊人的毅力为读者创作了六十多部脍炙人口的长篇小说。我还托人将《恶梦的设计者》送给森村诚一先生，得到森村先生的热情接待。我在日本札幌工作期间，当地出身的著名作家渡边淳一郎还接待我，并赠送我十几本他的小说，希望我将来能将他的作品介绍到中国。如今这位世界级的著名作家已作古，但我仍然保存了当年我们共餐的视频，只是后来因我工作忙碌而未能翻译他的作品，这委实是遗憾的事。

现在，当年那种饥不择食的读书气氛再也见不到了，虽然书店各种各样书琳琅满目，但人们业余时间被手机微信和电视节目所占据。荒芜的文学园地，也已是百花齐放，欣欣向荣。我少有日本文学的翻译，更多从事其他方面的中日文化交流工作。阳光集中在一点会燃烧，而撒在平面上仅是温暖。当年，我如果专心致志，一心专译事，而不是东一锤西一棒搞其他交流工作，也许能翻译出更多更好的外国文学作品，奉献给读者。

我的妻子孟慧娅负责整理和誊写书稿，我的同学方华、卢腾联系《零的蜜月》和《红蜡烛和人鱼姑娘》的出版，我的同事李鸿敏、鲁建明、田建国帮助我校正《女人的勋章》《三角案

件》两部小说，我想我能在不长的时期译出不少日本长篇小说，有他们的功劳。在此谨向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施元辉

2017年12月20日于福州

丑闻家族

第一章

1

这里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葬礼。来吊唁的人络绎不绝，把宽阔的青山斋场挤得满满的。祭坛周围装饰着珍贵的兰花和白菊，中间摆着一幅老人的巨大遗照。他那高高突出的颧骨、满脸的皱纹和美丽的鲜花显得有些协调，但他像浮世绘人物那样细长的眼梢，悬胆式的鼻子，女人般红润润的嘴唇，却显示出他具有极大的权势欲和色欲。

祭坛左右两侧站着死者的亲属，他们一个个表情生硬呆板，仿佛戴着面具似的。而后排站着一群中年女性，则面带庄重神色，接送着从前面走过的吊唁队伍。她们身穿黑丧服，反而显得素净淡雅，从而增添了女性特有的魅力。

但是最后一排站着的年轻女性，却显得散漫随便。她们不断地伸长脖子，盯着一个个吊唁者，相互窃窃私语：

“瞧，那位是大友先生，他还当过外务大臣呢。”

“哎呀，日钢公司的桧垣总经理也来了！”

“哪一个？”

“带玳瑁框眼镜的那个。”

“作家石馆菊男也来了……”

“歌舞伎的松井春四郎也来了。想不到他个子并不高……”

女人们用眼睛搜寻着知名人士。以此来消除因长久站立而产生的疲劳和无聊。的确，来参加吊唁的名人不少。不仅如此，在摆设在大厅里的数不清的花圈中还有总理大臣、文部大臣、日本艺术院院长、日本商工会会头、扶轮社俱乐部会长、保守党干事长送来的呢。这一切以及站立着的众多女性，不禁会使人以为死者是一位政界或财界的巨头。

可是，这位活到 84 岁才死去的老人，不过是一个舞蹈家。他是日本舞蹈鹮泽流派的上一代家元^①，名叫鹮泽贞翁。比起古典舞蹈，他对现代舞蹈倾注了极大热情，给死气沉沉的舞蹈界带来新的气息。

他舞姿优美，性格奇特。大正末期，他接触了创建筑地小剧场的小山内薰^②以后，对西洋新剧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并和致力于翻译及创作剧本的二世市川左团次合作，创作出崭新的舞蹈，连当时敢于向传统挑战，进行革新，洋气十足的左团次也为之惊叹不已。

但是他自命不凡，蛮横霸道，有着极大权势欲，因而在墨守成规、传统势力强大的舞蹈界中树敌甚多。因此，在他的夙愿——成为艺术院会员——未得实现，文化功劳勋章未能佩带，就快快离开了人间。

① 家元：某种家传技巧的师家嫡派主人。

② 小山内薰：日本著名戏剧家。

“大先生该满意了，这么盛大的葬礼……”

站在后排的鹮泽流派女弟子们望着走向祭坛烧香的人群感叹道。烧香者中有日本各种艺术流派的家元和师匠。

“可是这是珠荣太太努力筹办的结果哟。否则不会有这么多人来吊唁的。特别像他那样的为人……”

“是啊，对珠荣太太的能力应当刮目相看了。现在的家元先生是无法组织这么盛大的葬礼的，他除了跳舞，什么都不会。”

“哪里的话，在对女人方面，恐怕他那好色的父亲也望尘莫及呢！他是情场老手……”

“虽则是情场老手，却办不成这么大的葬礼，哈，哈……”

女人们悄悄地发出卑猥的笑声。

她们都是田鹮流派的名取。^①其中较为庄重严肃的是师范名取^②。她们是有资格站在前面的流派的负责人了。这些大弟子中，既有新桥、赤坂、柳桥等地方的艺妓，也有政、财界人士的太太和姐姐，还有决心跳一辈子舞蹈的各市镇的师匠们。前面提到的大友前外务大臣，日钢的桧垣总经理，作家石馆菊男的女儿都是田鹮流派的新弟子。

葬礼毫无悲哀气氛。死者已年逾 80，可谓寿终正寝。因而吊唁者个个表情轻松，没有人哭泣。甚至由于会场上有众多的女性，反而使葬礼充满一种华丽气氛。

两个钟头的葬礼临近结束，吊唁人群纷纷离去。鹮泽珠荣才松了一口气，抬头望着站在旁边的丈夫贞寿——鹮泽流派二世家元，流派的最高掌权者。

贞寿举止文静，平时极少动表情，但此刻他那苍白清秀的

① 名取：起了艺名的女弟子。

② 师耗名取：是名取的一种高级职称。

侧脸，显示出疲惫不堪来。对于已经 62 岁了的他，长时间站在坚硬的水泥地板上，被从窗户钻进来的凉飒飒秋风吹着，是相当难受的事。

“你受得了吗？”

珠荣以充满爱怜的声调问道。

“没关系！”

贞寿回头微笑地望着比自己小 22 岁的妻子。他虽然是直视着，但那眼光似目中无人，显得十分冷漠。

“终于结束了”

珠荣以略带嘶哑的妖冶声音道。

“是啊！已经卸下了长期的重负！”

贞寿爽朗地说道。对生身父亲的去世毫无悲痛的样子。

珠荣不知所措：丈夫对面站着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的国会议员原文部大臣仓本启辅，而珠荣自己身边站着女儿亚子、千加和母亲富重子——只有她一个人在伤心地抽泣。母亲的旁边是鹮泽派的高级弟子们。不知这些人听了丈夫的话，会做何感想。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珠荣睁大眼睛，凝视着丈夫，责备他不该在这场合说出欠分寸的话。哎，他怎么总像个孩子似的……

但贞寿却若无其事。他正嘴露笑容地和烧完香来到他面前致哀的川名流派的家元寒暄。

“我因为参加关西的预演会，未能参加令尊的守夜仪式，深感失礼。不过，令尊能看到鹮泽流派的最盛时期，应该说没有什么可牵挂的了。”

“不过，他可是一个固执的人呀。我真担心他会返回这个世界来……”

贞寿开心地说着笑话，但眼神依然冷漠。

5天前父亲去世到现在，他的态度一直这样。在守夜、出殡、火化、辞灵等这些吵吵嚷嚷的所有仪式中，唯独他安然若素，表情冷淡，似乎从一个人的死亡所引起的异样热闹的气氛中，悄悄地体会到什么乐趣似的。所以珠荣只好站在前面主持丧礼了。她亲自给名人打电话，和新闻报刊与广播电台联络，指挥分派流派的弟子，一手承担了全部有关事宜，把今天的葬礼举办得如此盛大和成功，使鹬泽流派的实力得到一次充分的表现。

等最后匆匆忙忙赶来吊唁的花木流派家元走了之后，仪式按时在下午4时结束。此时，10月末的斜阳如同一个殷红色的圆球，浮沉在迷茫如烟的西方天空上。

珠荣突然感到完成了一件大事后的空虚，和丈夫女儿们一起坐进车内。

出了斋场，在转弯处，珠荣看到，和弟子们一起坐在紧跟后面车里的母亲。她一头白发，梳成很优雅的发式，望着窗外的美丽瓜子脸，依然是一副悲伤的样子。

“母亲太令人难堪了。”

珠荣对母亲产生强烈的反感。母亲怎么能不识时务地表现出如此悲哀呢？这不是讨自己和丈夫的厌吗？

于是珠荣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因患轻度中风而躺在家中的父亲那大大的脸盘和难看的像钵子似的脑袋。

（我真想离开你们这些不争气的人呀！）

珠荣内心感到一阵冲动。

（从现在起，我已经是家元夫人，对任何人都无须客气了。我不希望你们给我干出丢脸的事来！）

她挑战似地直视前方。眼睛里映射着斜阳那浑浊的光。